

從民間信仰到新 興宗教的研究

鄭志明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當代官方的相關法律中大致上缺乏有關宗教的整體概念，大多只承認佛教、道教與朝廷祀典等範疇，忽略了民眾原有長期傳承的宗教形態，此種宗教形態學界稱之為「民間宗教」，其具體的表現內涵總括有二：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民間信仰常被官方視為淫祀或迷信，是屢被忽略或輕視的對象；民間教派則被官方視為旁門左道或邪教。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仍持如此的態度，如其制定的《監督寺廟條例》只侷限於佛教與道教，到了臺灣要求神廟都要登記為道教。雖然學者長期努力以求正名為民間信仰，卻未被官方認同，大多數的民間教派也是解嚴以後，才能以較公開的方式傳播。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有關民間宗教研究不太受重視，往往依附於民俗學與人類學，導致早期只有零星的調查與研究，成果相當有限。

民間信仰是漢民族幾千年來的宗教傳統，是將鬼神崇拜與儒釋道等宗教相互融合下的主動，是俗民社會長期以來精神寄託的信仰核心，但是自民國建立起來始終處於政治主流勢力的邊陲地帶，只能依附於官方認同的道教與佛教之下。從大陸時期到解嚴之前，民間信仰往往被視為俗民的迷信文化，只有少數的民俗學者與人類學者，延續著西方的學術傳承進行田野調查。解嚴以後，在政治開放的格局下逐漸形成蓬勃發展的學術領域，在神明、寺廟、祭祀、通神、教義等宗教面向都有豐碩的成果，建構出民間信仰足與其他宗教相媲美的宗教體系。問題是民

間信仰在政治與社會的主流體系中是否已取得與其他宗教同等的法定地位，不再有人會將民間信仰視為迷信嗎？此一疑惑是值得全民的深入省思。

解嚴前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民間教派的研究是受到高壓的管制，就整體成果而言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在資料的搜集與考證上都極為不易，但是仍有少數學者在惡劣的學術環境中肯默默耕耘，雖然不盡完善，卻為解嚴後民間教派的研究奠立下基礎。此一時期的研究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從歷史文獻考察明清時代的祕密結社與祕密宗教，主要有戴玄之、莊吉發等人；一是對臺灣當代的民間教派進行實際的田野調查與善書研究，主要有宋光宇、林萬傳、鄭志明等人。

解嚴後政府對宗教態度有很大的轉變，不僅一貫道可以公開發展，各種民間教派也能依人民團體法組織全國性宗教團體。再加上兩岸可以互通信息，大陸有關民間教派的文獻與研究成果能立即輸入臺灣，在資料取得的便利性下有關民間教派的研究逐漸熱絡起來，各大學文史或社會研究所常會有與民間教派相關的碩士或博士論文，但是後續鑽研於此一領域的學者不多，大致上是以歷史學者為研究主力，偏重在歷史的文獻考察上，近年來才逐漸增多思想方面的研究。

民間教派的研究最大宗的還是碩士與博士論文，幾乎每一種教派大多有人關注與研究，由於大多是碩士論文，深度難免有所不足，後續又常乏人繼續研究，成果很難快速

累積。最為集中還是一貫道或是與一貫道有關的教派，大約已累積了數十篇的學位論文，面向極為寬廣，包含各種不同的研究所，不僅是傳統的文史哲與宗教領域，還有社會、管理、新聞、政治、心理等領域，有必要進行科際間的學術整合，遺憾的是大多數取得碩士學位後未再繼續研究，雖然有人會再攻讀博士學位，卻未必仍從事此一領域的研究。也有取得博士學位後因教學的關係而轉向其他領域。也有的階段性完成後，就不再從事民間教派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教派要成為完整性的學門是相當困難。

新興宗教的處境與民間宗教頗為相似，其發展初期常得不到官方與主流宗教的認同，卻能在社會逐漸地散播與流傳，甚至跨越國界流傳到海外。臺灣有不少從世界各地傳入的新興宗教，也有在臺灣本土逐漸興起的新教派，其形態有的與民間教派極為相近。有關新興宗教的調查與研究，大約是解嚴以後才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大致上與民間教派相類似，是不同於傳統主流宗教的制度化教派，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變遷來爭取民眾的信仰與皈依，形成新的宗教運動風潮。新興宗教一詞仍相當模糊，不僅學者各有不同的觀點詮釋，官方也未正式認同此一名詞，這些新興教派與民間教派在地位上大致相似，被視為主流宗教之外的另類宗教。

「新興宗教」或「新宗教」是從國外學術領域引進來的名詞，延用國外學者的理論與觀念，原本就相當分歧，認知各自不

一，存在著不少的爭議。又譯成中文時「新興」或「新」等詞有著概念界定的語意盲點，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異於主流教派的另類教派未必就是「新」的宗教，此「新」的判別標準為何呢？因語意的曖昧，舊的爭議未解決，還不斷爆發出新的爭議。導致此一語詞在定義與範疇上依舊是極為混淆不清，背後糾纏著複雜的意識形態，導致在觀念的界定與討論上經常是南轅北轍，很難聚焦形成共識，反而衍生出不少的成見與相互的誤解，阻礙此一研究領域的發展。

從另類宗教的觀點來說，或許可以將「民間教派」納入到「新興宗教」的學術範疇中，傳統的民間教派與戰後新興民間教派都是另類宗教，不同於傳統儒、釋、道等主流宗教，卻能以統合儒釋道的文化內涵展現出適應時代需求的另類形態，甚至有的還以主流宗教自居，如一貫道自稱為儒教，齋堂自稱為佛教，當代以佛教禪修為母體的新興教團幾乎都自稱是真正證悟佛法的佛教。另類宗教不能一味地只想在世俗社會發展出龐大的勢力，更要強化人性的涵養與生命的教育，從神聖與世俗混亂的錯置中超越出來，不僅能提供人們形而上的精神寄託，也能提供人們形而下的生活安頓。這是需要有從現代泥沼中跳脫出來的勇氣與智慧，是每一個民間教派與新興教派義不容辭的覺悟與使命，回歸於人性正本清源的價值覺醒，以修行的法門來凝聚出集體共命的文化實踐責任。

從另類宗教的觀點來說，也可以將傳統宗教認同的「新興教團」納入到「新興宗教」的學術範疇。此說或許可能引發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的這些教團某些對應時代的運作模式在主流宗教中是相當另類，比如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靈鷲山等組織運作與社會參與，早已吸引各方學界的重視與研究，尤其是與慈濟功德會相關的學位論文已有數十篇，幾乎包涵了人文與社會的各個學科領域。若能將這些學科包涵進來，「新興宗教」則可以成為跨學科的大學門。從另類宗教的觀點來說，「新興宗教運動」與「新興宗教現象」也都可以歸納到「新興宗教」的學術範疇中，如此各種主流宗教對應時代變遷的新策略與新作為，也是新興宗教學門無可迴避的學術課題。

民間教派與新興教派原本就比民間信仰處在更為邊陲的地帶，解嚴之前很難獲得合理的法定地位，一直到 1989 年制訂新的「人民團體法」開放民眾自由組織宗教團體的權利，才使得這些教派與教團有著公開傳佈的機會。但是 1995 年爆發了一些新興宗教事件，被視為是臺灣亂象的根源，造成了不少負面的印象，儘管學者努力作持平性的研究，卻難以化解人們先入為主的成見。整體來說，民間教派與新興教派的研究，仍集中於少數學者及其所指導的研究生，研究的成果也很難普及推廣，這一類的學術作品也不易獲得出版商的青睞，無法有效地累積與開創出新的研究領域。加上「新興宗教」的

語意不明與定義不清的情況下，不同的學科很難形成交集性的研究領域，比如歷史學者關注於民間教派，社會學者關注於新興宗教，雙方似乎只能處於各說各話的階段，未來如何進行科際合作與有效整合，是學界務必完成的一大工程。

學術研究與宗教實況原本就有著落差與距離，比如在民間信仰的研究上，學者關注的宗教面向可能趕不上其變遷與發展的速度，一般仍偏重在其傳統性文化形態的探究上，實際上民間信仰已隨著現代社會的分化快速地轉變其外顯的宗教形態，比如大量的神壇的出現已異於傳統寺廟的生態環境，民

間教派與新興教團的崛起，也影響了善男信女原有的宗教行為與信仰情操。雖然已有些社會學者開始關注到這些變遷的課題，還是趕不上其變化的速度。又如靈乩的形成與擴張也影響了民間信仰原有的降神與通神文化，雖然學者開始重視靈乩的宗教形態，卻難以掌握到其整體的發展面貌。同樣地，民間教派與新興宗教也一直處在變動的情境中，其發展的理念與運作的模式等也可能一再調適與轉化，能適應時代者可能就有新的發展，不能適應時代需求者就可能沒落或消失，導致某些研究成果很快就變成了歷史性的古蹟。

新書
介紹

式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

李麗涼著
2012年8月出版
精裝 350元

請洽國史館訂購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電話：02-23161067
網址：<http://www.drn.gov.tw>